

東華錄

雍正一五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綸 蕃恭校

秋七月乙巳命山東省開局鼓鑄○丙午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奏在軍前效力之陸生柎細書通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言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詞更屬狂悖顯係非議時政參奏前來生柎由廣西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覽其履歷奏摺前惟頌聖浮詞中閒不過腐爛時文無一語近於直言規正亦無一事切於國計民生而倨傲誕妄之氣溢於言詞知其人必非謹嚴以至引見之時舉動乖張朕將伊摺內之語詰問數條陸生柎總默然不能對但聞朕教訓轉多憤懣之色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事試用蓋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辦事與前不同後改也後伊改

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且傲慢

顯然逆抗形於

詞色夫主事職列部曹外任知縣歷俸多年或卓異行取始得升

補而陸生相以邊方舉人筮任之初卽膺茲職尙何負於伊而

竟敢懟及君父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謂濟世結黨

援之處故敢如此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時效力

一則令其觀滿洲尊君親上之心如此其謹懍一則令其觀我朝

兵營之制如此其整嚴一則令其觀各蒙古部落熙皞醇樸之風

如此其誠實庶冀伊等化去私邪勉於自新之路詎意陸生相素

懷逆心毫無悔悟怙惡之念愈深奸惡之情益固借託古人之事

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己不平之怨怒肆無忌憚議論橫生

至於此極也前錫保起行之時朕諭以軍前效力之漢官等果能

安靜守法自知罪過則皆可貸其前愆開予自新或有私自等

怨懟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陸生相所著之書悖逆之情行敗露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爲害不循其制亦爲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等語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爲盡善而特創此以駕馭天下弘洪荒之世聲教未通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首出則天下之衆莫不尊親而聖人卽各因其世守封之亦就建親賢以參錯其閒蓋時勢如此雖欲統一之而不能也夏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周武王孟津之役來會者八百侯國豈非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歸乎定於一孔子孟子深見春秋戰國諸侯戰爭之流弊其言已啟一統之先幾矣至秦始皇統合六國制天下以郡縣自漢以來遂爲定制蓋三代以前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行其制以封建爲公

秦漢之後土地屬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郡縣爲公唐柳
宗元謂公天下自秦始宋蘇軾謂封建者爭之端皆確有所見而
云然也且中國之郡縣亦猶各蒙古之有部落耳歷代以來各蒙
古自爲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歷前明二百
餘年我太祖高皇帝開基東土遐邇率服而各蒙古又復望風
歸順咸稟正朔以迄於今是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
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雖廣未有如我朝者也
至若賈誼晁錯欲削弱諸侯乃慮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縣
爲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鎮之兵運禍結思以封建爲自固之
謀豈嘗謂三代之制必可復乎今大合成大一統之天下東西南
朔聖教所被莫不尊親而陸生相云以郡縣之故至於今害深禍
烈不可勝言試問今日之禍害何在陸生相能明指之乎大言叛

逆之人如呂留良曾靜陸生相之流皆以宜復封建爲言蓋此種悖亂之人自知奸惡傾邪不容於鄉國思欲效策士遊說之風意謂封建行則此國不用可去之他國殊不知狂肆逆惡如陸生相之流實天下所不容也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爲治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同寅協恭固爲治之要至於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漢唐以來有賢君圖治於上則必有良相助治於下豈萬世無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協恭之道於封建何與陸生相肆意妄言支離繆戾至於如此其言建儲也借引漢武帝戾太子事發論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等語書有教胄子之文禮有文王世子之篇前漢書成周詳凡以

養成德性欲其學於古訓深知民情物理之微知人間疾苦稼穡艱難之故豈可禁之不聞外事乎至於父子天性家國一理惟有至誠至敬可以爲事親之道危機之說豈人子所忍形於言存諸心者乎設使江充掘蠱之時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詐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則決不至有湖城之難是戾太子之禍正由於曉危機也又陸生相云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其真借鉤弋官堯母門之事以譏本朝之不早建儲貳夫建儲之事乃宗廟社稷萬世之業所關天下蒼生萬民之命所繫也儻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其後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至激爲多故者前代史冊歷歷可稽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又曰爲天下得人難言主器之重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啟後者然後可以付之也我朝太祖高皇帝開創以來未嘗遽建儲位而我

宗文皇帝繼位丕承恢宏大烈 世祖章皇帝紹業膺圖撫有中

夏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御宇綿長凡我朝 聖 聖相承皆

未由先正青官而後踐天位廼開萬世無疆之基業錫億兆臣民
之洪庥逮朕續登大寶承重熙累洽之盛統七年以來中外乂安
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時虞
允文請早建儲戴孝宗曰恐儲位既正人怪易驕即自縱逸不勤
於學寢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幾無後悔耳孝宗尙知立儲之不
易况我朝 聖哲高遠之見十倍於孝宗乎如陸生相借漢武之
事以譏刺者實爲彌天不可赦之罪人也其論兵制也則稱唐之
府兵云李泌爲僖宗歷敘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正
今爲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
等語唐初府兵之制本於北周蘇綽之議其後變爲彊騎乃府兵

廢弛不得不出於召募也德宗之世召募者多而人不可用故欲復府兵之法然其時亦竟不能復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無事耕種之農豈能嫻於武備有事徵發之變豈能兼顧農桑以此爲制不但棄其兵並棄其民矣古者六鄉六遂之法遠不可稽後世民以養兵兵以衛民彼此相資唐宋以來法制漸詳軍農實稱兩便安有惜養兵之費而棄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設立八旗京師重地禁旅雲屯又有巡捕三營以詰姦禁暴外省分設駐防將軍以及提鎮內外相維訓練甚備無事則分處什伍兵不擾民有事則整旅出疆兵以衛民此萬古之良法今八十年來太平無事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孰非兵防衛守之力哉民間雖有正供以佐軍糈然所出僅百分之一耳其得養兵之利也多矣而陸生枏之爲此說者蓋其懷蓄逆亂之心鬱不得逞故以國無養兵

之費以搖動人聽莫或更制以紊亂軍政所謂執左道以亂政言
僞學非以疑衆者王法之所不宥也其論隋煬帝云後之君臣儻
非天幸其不爲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隋文帝以勤勞節儉爲治
史稱其倉庫實而法令行至煬帝以驕奢淫佚自取敗亡非可駭
之於天也後之人主不爲煬帝之行豈至有煬帝之禍又何爲而
望天幸乎陸生相之意又何所指也其論人主云人愈尊權愈重
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
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
必深其發必毒等語人主身爲天子富有四海自堯舜禹湯以來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豈有位尊而卽危禍者乎至於生殺賞罰人
主皆奉天命天討以行之其生殺賞罰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臨
御以來日理萬幾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卡嘗以己意生殺人賞

蜀人而陸生相爲畏之怒之報之之說試問在廷諸臣朕自雍正
元年以來曾以藩邸舊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當時宿怨而治罪
者何人且朕從前與外廷之人毫無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
其怒何所庸其報哉且云蓄必深發必毒此陸生相指阿其那等
而曾抑陸生相自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內外臣工之所共知
無俟朕再爲告諭陸生相亦身列仕籍豈無見聞而爲此論其狂
悖惡亂不亦甚乎又云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乃陸
生相自述其心也明矣雖蓄怒而不敢顯言是以託於論列通籌
以微洩其情又怒而欲報欲報而不能但以身危禍烈等語肆爲
咒詛其逆謀發露公然形於紙筆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人
首相奸黠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卽或不當亦不得使相
臣知之等語夫從來不廢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無專令

參揭相臣之理況尊賢之道最要在於去讒敬大臣之道在於官
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爲元首股肱之義是以擇相之道惟在
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當而猶多方掩飾是
竊伺挾詐教人以讒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相臣果端儉邪便當
露章宣奏而羣小故爲排沮或欲動搖大臣或從門戶起見人主
自宜分別是非以定邪正豈可調停和處於其間乎又云因言臣
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
其審審則庶幾無誤等語舜命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
庸召公奭告武王曰言以迫接朕於人言必決之以理揆之以情
未嘗拒人之言亦未嘗輕聽人言此內外臣工所共知者陸生相
何爲而有此讖譏乎又云爲君爲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
在政迹然亦不可無術相防等語若臣之聞豈容絲毫權術乎三

載考績必以政事爲據若不以政迹入亦由而知耶其論王安石云賢才盡屏諮謀盡廢而已不以爲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等語聖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銳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張其失在於作用明矣又云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聞也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庸鮮不爲安石者等語安石之誤國在於不引其君於當道非謂知天知人惟有端居深拱靜默無爲篤恭於無聲無臭之表而遂可使天下平也故夫篤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勸威之道而極言其效如此非百務盡隳上下睽絕而後可爲治也其文詞議論險怪背謬無理之甚又其論無爲之治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託之人察言動謹幾微防

曉開慮疏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等語從古聖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勞自勵而以逸樂無爲爲
治者也是以治天下莫大於用人理財二端理財一事自應付之
臣下至用人之權不可旁落今試以銓選之權付之大臣大臣敢
謂此任乎無論稍存容私徇情之見者固不可一日當此重任卽
兼公持正之人於用舍黜陟之際不爲怨府卽爲禍源矣至若懋
昭令德克勸小物不泄邇不忘遠古訓昭然漢宣帝綜覈名實治
理一新光武務勸吏治唐太宗書守令姓名於御屏朝夕省覽古
來賢主未有不本於勤勞者豈可以用人大節爲籩豆之事置之
不問也又云釋度數諫數昇順從是以陷於朋比而不知蓋有聖
功雖有王道使徒明而不舉則人欲盛而天理微國事能有三代
之事功至力賁而志驕未有能如其初等語夫嘉謨嘉猷入告於

爾后乃朕日所望於大小臣工者卽立以來時時諭令諸臣以忠
實論面折廷諍凡內外諸臣條陳政務有當理而可行者必令
廷臣詳議施行並未嘗拒諫諍而喜順從也至於人臣讜朋歷代
有之有以阿諛諂附爲朋比亦有以傾險倖直爲朋比如漢之梁
竇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門戶是也若唐虞之世盛廷師濟一
德一心謂之朋比可乎以上皆陸生相論斷通鑑中語朕指出數
無如彼陸生相生當盛世服習詩書身叨乙榜赴選朝官非若曾
卿之僻處深山曠野不知天高地厚冥頑不靈之人也且觀其人
素賢不小有才謂宜感思戴德勉思報效而乃懷不逞之邪心於
進身仕之時肆無稽之橫議於政教修明之日對越大廷則暴
其惡態之無形於詞色遠達邊塞則猖狂怪誕之說任其發其
言以搖惑衆心擾亂政紀爲務朕實不知其慾望何自而生實

懋何自而積此真逆性由於夙成狡惡因之紛起誠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中之尤無忌憚者也陸牛柑罪大惡極情無可追朕意欲將陸生柑於軍前正法以爲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著九卿詹詹科道秉公定擬具奏○命工部額外侍郎馬爾泰往江南清查逋賦○王璣緣事革職以彭維新署江蘇巡撫

由吏部右侍郎遷

○趙向

奎緣事革職調高斌爲江蘇布政使以程元章署浙江布政使

由

詹事○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貴州安順府地方高耀等寨生

苗獠狎等內附○丁未諭內閣今日御史楊保條奏內稱內外秋審擬決人犯若至三年請令該部查明請旨減等發落則各犯俱沐隆恩不至於貽禁患病死亡等語從來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其有一時圖毆殺人而非謀殺故殺或事涉謀故而其人非此案之首犯尙有一綫可生之路則於秋審之時細加商酌有可矜者減

等發落餘皆從寬入於緩決之內此法外之仁也今楊保欲將緩決三年之犯悉行減寺發落是欲將國家讞獄大公之典行一己沽譽之私心朕於衆人之前面詰云設爾之父兄子弟被毆致死不卽抵償爾心能釋然乎且待至三年之後竟將兒犯減寺釋放爾能無憾於心乎伊俯首自問亦云不能釋然無憾試思天下之人誰無父兄誰無子弟其戚屬爲人毆殺而殺人者竟得脫然無事不令抵償爲父兄子弟者孰肯甘心縱令死者或無父兄子弟而魂魄有知能自解散乎年來秋審後朕亦令大學士九卿於直省緩決人犯中擇其情罪稍有可原者查出具奏朕詳加審慎降旨減等發落此皆揆情度理信其可以服死者之心然後見其行非可任意縱情樂行末減以博寬大好生之名也哉 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慎重刑獄矜恤民命諄諄訓誨讞獄諸臣悉

側周鞏朕卽位以來又復時時戒飭體訪大抵各處命案俱屬應抵之人無屈枉之事夫彼旣傷人之命秋決時不卽抵償乃其幸也而監禁囹圄尙以疾病死亡爲苦乎夫獄多繯囚原非德政然必天下化行俗美比戶可封普天率土皆安分守法無盜竊姦宄之徒型仁講讓無鬪狠輕生之輩而後時雍風動實之刑措之風方爲郅治若未能如是但將應行治罪之犯概從寬釋以博囹圄空虛之譽吾雖欺欺天乎朕實恥而不爲也况從法實足長奸恐寬宥之後而犯者愈衆此更朕所不忍者也至於楊保奏中以州縣牢獄輻輳而引八旗人犯築建高墻分禁以爲念其暑熱之苦恐染疾患此奏亦與朕之本意不符朕思犯罪之旗人非有異於犯罪之民人也特以民人牢獄之中俱係盜賊匪類慣行不法之輩犯若令旗人同在一處監禁轉相煽誘漸染惡習將來愈難化